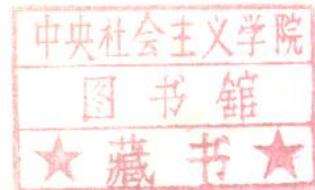


张恨水著

水滸新傳

上册



(63954

水 漸 新 传

上 册



200189321

张 恨 水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63955

水 汽 新 传

下 册

张 恨 水 著

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 高野夫
封面设计 胡劭长
插 图

水浒新传（上下册）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 1/4 插页：4 字数：46万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书号：10229·0328 定价：4.60元

《水浒新传》凡例

一 本书直接七十回之《水浒》通行本。古本七十回后所述，或有与本书根本冲突处。取径不同，自不妨各行其是。

一 《水浒》续本，世有三种。一为金圣叹割裂后之古本遗文，后人题曰《征四寇》，其实并非续作也。二为雁岩山樵陈忱所著之《后水浒》，三为俞仲华所著《荡寇志》。陈著似系续百十五回本。与吾人见解略有同处。俞著虽亦续七十回本，与拙著意见，根本相反。仁智之判，是在读者。

一 《水浒》古本，种类甚多，除《宣和遗事》中一段外，有百回本，百五回本，百十回，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拙著既系续七十回本，故亦以七十回本为根据，其他各书，虽大抵读过，唯手边无书，未能一一参考。

一 笔者入川后，行李萧然，手边书不及百册。本篇涉及历史人物，除依据水浒原书外，大概采用《宣和遗事》，《宋史》，《金史》，《靖康实录》。以上各书，仅原传及《宣和遗事》在手边，余均偶在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翻阅一二次，强记得来。挂一漏万，势所必至。然本书只是为《水浒》人物作传，非作靖康讲史，自可原谅。

一 小说中人物衣冠叙述，乃所必要，笔者虽对宋代衣冠，捉摸甚难，然亦无法藏拙。篇中所述，仍不外依据原传，及上述各参考书，非敢闭门造车。

一 《水浒》笔法紧炼，写对白是另一种手法，与其他章回小说不同。笔者观宋人小说，其所用白话，颇有相同处，大抵是当时中原标准语。曾在《道藏》中见《元太祖诏书》，多与《水浒》相似，可作旁证。吾人写宋代人物，虽不必故作宋代语，致读者不可解。但全用现代语，有原传在前，亦必因太不相像，致伤害小说中之描写。故笔者于此，尽可能模仿原传口吻，以增读者兴趣。其无可模仿处，则参酌宋人小说，及宋儒语录。非好效颦，保存《水浒》气氛，不得不如此耳。

一 书中地势，自当依据宋代，但亦有必须含混处。如蓟州在燕山之北，本由石敬瑭割与契丹，在《水浒》当时，乃是辽境。而原传大段述及蓟

PA76/3

州，均认为是内地大误，且此种错误，势又无法补救。故过去之事，只好概不照应，仍以含混了之。非笔者对此人所尽知之事而不察也。至地名，则有两法，其大地名，易考证者，则用宋州郡名，如滑县称滑州，北平称燕山或燕京是。其小地名，考征不易，但求方向距离无大错，则出以虚构，如东门驿望海卫是，不敢欺骗读者。

一 书中官职，依据原传或《宋史》，或兼取之。如种师道仍称经略，亦称宣慰使是。又错误可不必再蹈者，亦不从原传。如指挥使一职，宋代属于禁军，古本梁山人物，招安后，多为指挥使，未妥。此则斟酌各人身分，位于统制以下，似较恰当。

一 原传人物，多有各占一长传者，此篇亦稍加叙述，以免前后不称。至篇中于白胜、段景住小弟兄，描写多于原传，则为反映当时士大夫阶级故，亦结构上所需要。且详略稍别原传，藉免处处雷同。又宋江强李逵吃药酒，武松只手擒方腊，鲁智深闻潮坐化等情节，虽不见七十回本，但古本所云，世多知者。此篇亦取其轮廓，而以不同之时地及遭遇出之，以符合传说。

一 书中年月，大致依《宋史》。唯尽依《宋史》，则又必使布局过长。故求情节紧凑，其间亦有年月跳格处。

一 笔者写小说，好以细腻出之。《水浒》文如柳柳州，却佳在简炼，笔者一变故态，学之不象，自在意中。唯涉笔成趣有时略加小动作及风景描写，推敲以后，亦不删去。因此虽原传所寡有，但颇可增文字姿势，在不伤原传精神情形下，似不妨听其存在。

一 原传有涉及神话处，如戴宗之神行，公孙胜之呼风唤雨，非科学时代所能承认。故此篇对此等事，概不述及。

一 古代战争，虽有斗将一法，然不常用。中国旧小说所叙战斗，恒以将为主，《水浒》未能例外。其实两军胜败，决于数将百十回之交锋，实无是理。此种错误，不宜再蹈，故本篇力避此种叙述。但《水浒》人物，以单刀短打见长，完全不取，又与原传不能照应。故于特两军对阵间，多叙武将之领导，以作点缀。间亦有二三处，专叙斗将者，如卢俊义与张叔夜单骑决战是，然不以此作两军胜败枢纽也。

一 宋代器具，虽难一一考证，然《水浒》原传可用者，仍尽量用之。如

门首悬帘，喝酒用碗是。又筷子称箸，酒家市招称望子，一仍其旧，借保存原来气氛。读《水浒》者，熟知其意，不必因其非近代物品而改之。

一 章回体小说，鄙意系出于盲词底本。开首之“却说”，文末之“下回交代”字样，原系说书人口吻，笔述者未察，相习成风，实可不必。今日叙述故事，一气呵成，此等结构，读者似会反感累赘。笔者近年为章回体，曾试为废除，结果读者许可。故此篇虽沿袭《水浒》，仍未用每回起结之套语。

水浒新传自序

作水浒新传的用意，以及作这部书的起因和经过，我得有所声明。

我自1930年起，就给上海《新闻报》写长篇小说。抗日战争以后，因为交通的阻隔和我自己生活的变化，中断了一年多。而且那时上海成为了孤岛，《新闻报》虽是挂了美国旗，但主持报务的人，非常谨慎，关乎时代性的小说，很难在报上发表，所以我也无心继续写下去。后来《新闻报》同人，再三的函商，表示略有抗战意思，而不明白表示出来的，总可以登。于是在1939年我就写了一篇《秦淮世家》，讽刺南京汉奸。但以用笔隐晦，不能畅所欲言。我感到要在上海发表小说，又非谈抗战不可，倒是相当困难。到了1940年，我就改变办法，打算写一本历史小说。而在这本小说里，我要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并且可以逃避敌伪的麻烦。考量的结果，觉得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乎选用。其初，我想选岳飞韩世忠两个作为主角，作一部长篇。却以手边缺乏参考书，而又以《说岳》一书在前，又重复而不易讨好未敢下笔。后来将两本宋史胡乱翻了一翻，翻到张叔夜传，灵机一动，觉得大可利用此人作线索，将梁山一百八人参与勤王之战来作结束。宋江是张叔夜部下，随张抗战，在逻辑上也很讲得通。《水浒传》又是深入民间的文学作品，描写宋江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这个主意决定了，我就写信向《新闻报》编辑人商量。他们正有欲言不敢的痛苦，对我这种写法，非常满意，复信促我快写快寄。不久，我就在重庆开始写《水浒新传》了。

也许上海的读者，对我特别有好感。也许这《水浒新传》，能够略解上海人的苦闷。当这篇小说在《新闻报》发表之后，很引起读者的注意。竟有人为了书上极小的问题，写航空信到重庆来和我讨论。这样，颇给予我不少的鼓励，我就陆续的写下去。直到1941年年底，上海全境沦于敌手，我才停止撰寄。然而已经寄出四十六回，写到四十七回了。朋友们有看过我这篇小说的，多怂恿我把它写完。说是便在抗战后，这书也还有可读它的趣味存在。自然，朋友阿私所好，总不免虚奖我一番的。我自己也觉得写了五分之三，弃之可惜，正打算找个机会续写。到了1942年夏季，却接到上海朋友来信，说是上海的小报，已请人接了我的稿子向下写，而且用原名公然登载。我虽无法向他们谈什么侵害著作权，可是在敌人控制下的文字，不能强调梁山人物民族思想，那是当然。我不能猜想他们会怎样歪曲我的原意，但以他们这种行为而论，甚至写得宋江等都投降了金人，也有可能。我不敢说敝帚自珍，而这种事实的表现，到战后，也许会教社会对我发生一种误解。因此在一气之下，于1942年冬季，我又从四十七回再向下写，把这部书写完。当这书与大后方读者相见的时候，读者也许只说个原来如此。可是假使这书得在上海登完，又在上海出单行本，那就有点不同的观感了。

完成这部书的经过，大概如此。笔者虽不无冒犯罗贯中、施耐庵、金圣叹之处，那是大可以原谅的了。

1943年3月张恨水序于重庆南温泉

上册 回目

第一回	四好汉车马下梁山	两相公笙歌傲上国	(1)
第二回	窦建使真开门揖盗	蔡相公也粉墨登场	(13)
第三回	借刀杀人权奸定计	当堂逐客儒吏丧生	(25)
第四回	煎同根张达动官兵	放野火时迁闹相府	(36)
第五回	劝酒盗令柴进赚城	夺船渡河花荣还箭	(47)
第六回	三路调兵高俅献计	万旗匪地关胜屯军	(56)
第七回	陷州城将军失进退	步月色豪杰叹飘零	(65)
第八回	避战地二梁别乡城	作远图三阮探海舶	(74)
第九回	明火劫舟群雄渡海	乔装登岸双杰探城	(85)
第十回	智多星迹露海州市	张叔夜计退梁山兵	(96)
第十五回	雪夜被围群雄失势	单骑决战名将成功	(106)
第十二回	张叔夜祖饯表深情	宋公明反正宣大义	(115)
第十三回	衣冠异趣僧道同归	儿女牵情屠沽偕隐	(125)
第十四回	识内侍孙二娘入宫	戏御街宋徽宗乞饭	(135)
第十五回	哀故土杨雄说难民	救中原陈东修密柬	(144)
第十六回	怀庐墓两雄动归心	戍边关三军壮行色	(154)
第十七回	奚知州情急联武员	高太尉弊深纳内侍	(163)
第十八回	闻边警州官弃城走	见露布好汉结队来	(172)
第十九回	合围三面困仲斩酋	拒战四门董平殉国	(182)
第二十回	小旋风拍案骂庸官	丑郡马放火烧流寇	(192)
第二十一回	妾妇行两番敬美酒	英雄义千里访危城	(201)
第二十二回	卢统制阵前一通书	朱参军马上三条计	(210)
第二十三回	施小计雪夜袭金兵	泄众忿公堂咬水贼	(219)
第二十四回	贼妇人献身诱番将	金元帅贪色收逃吏	(228)
第二十五回	喝里色阻军冀南道	宣统制尽节沧州衙	(237)
第二十六回	风雪遮天舍生献计	战袍染血复命成仁	(246)

- 第二十七回 挥大旗柴进夺城门 放弩箭燕青擒寇将…………（255）
第二十八回 遣细民赴死勉时迁 夸宗室弃城伤赵野…………（265）
第二十九回 探出路卢俊义擒俘 作先锋郝思文摆阵…………（275）
第三十回 驰驱星野一旅突围 践踏全军双雄劫帅…………（286）
第三十一回 戴白巾哀兵作夜战 挥赤帜大将逞虎威…………（297）

下册回目

第三十二回	童衙内抢路射难民	史大郎横刀辱贵少………(309)
第三十三回	大学生上书伏御阙	花和尚入世说说流氓………(319)
第三十四回	李相公卫国募民兵	何制使守城纳义士………(330)
第三十五回	半夜缒城同决死志	终朝巷战痛剿顽敌………(341)
第三十六回	十八勇将飞骑勤王	一万义兵解围驱贼………(354)
第三十七回	见议款李纲挥老泪	闹空邸林冲报旧仇………(364)
第三十八回	老经略扶病统援军	小弟兄受知行险计………(374)
第三十九回	四烈士杀身惊番帅	三名臣对策破金兵………(384)
第四十回	姚统制一旅误兴师	关将军十路小杀贼………(394)
第四十一回	畏寇焰李纲突罢职	激民情陈东再上书………(403)
第四十二回	东京城马忠辞众杰	相国寺智深遇仇人………(413)
第四十三回	哀新鬼故人祭荒冢	骂宰辅醉僧题愤诗………(423)
第四十四回	花和尚火烧相国寺	玉麒麟兵扼临清城………(432)
第四十五回	贼知县试行苦肉计	杨都监细察夕阳城………(443)
第四十六回	贪杯中计杨雄被俘	飞马叩庄汤隆传信………(453)
第四十七回	试闲棋卢俊义释俘	受重币喝里色换将………(461)
第四十八回	退贪心雪里蛆掘墓	施巧辩鼓上蚤盗头………(470)
第四十九回	施小计关胜取两城	作微行杨志谒祖庙………(480)
第五十回	巴色玛三日大搜索	青面兽单枪快报仇………(489)
第五十一回	小兄弟聚首惊盲祠	老宣慰释俘遣细作………(497)
第五十二回	请诏书耿南仲进谗	闻潮音鲁智深坐化………(505)
第五十三回	及时雨奉令荐袍泽	黑旋风负气跳黄河………(514)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芦沟遇旧友	病尉迟燕市结新交………(523)
第五十五回	乞怜妇中计漏军情	神行人报警伤病体………(532)
第五十六回	宋统制邓州起义兵	花先锋郡陵遇钦使………(544)
第五十七回	惠民河凿舟沉金兵	尉氏县飞骑悬汉帜………(552)

- PG 14/3
- | | | |
|-------|----------|------------------|
| 第五十八回 | 陶宗旺忘身搏强敌 | 呼延灼力疾救前驱………(561) |
| 第五十九回 | 霹雳火跃马夺木寨 | 没羽箭飞石打金酋………(570) |
| 第六十回 | 扯吊桥武松奋神勇 | 截粮草吴用逞奇谋………(579) |
| 第六十一回 | 老弟兄歃血武圣堂 | 众死士破金朱仙镇………(589) |
| 第六十二回 | 赵官家阅军南薰门 | 太学生拜将白莲寺………(599) |
| 第六十三回 | 智宋江片言退金兵 | 勇武松独手擒铁将………(609) |
| 第六十四回 | 陷京城六甲兵误国 | 停巷战一金使议和………(619) |
| 第六十五回 | 苦战南城十将殉国 | 屈降北国二帝蒙尘………(628) |
| 第六十六回 | 作走狗范琼露阴谋 | 饮药酒宋江全大义………(941) |
| 第六十七回 | 误中毒筵众星四散 | 羞食夷粟一帅北沉………(655) |
| 第六十八回 | 雪国耻同死白虎堂 | 快人心大捷黄天荡………(666) |

第一回 四好汉车马下梁山 两相公笙歌傲上国

却说华夏大宋宣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梁山泊众头领，在忠义堂上宣誓，结为一百零八名生死兄弟。誓后，众人歃血饮酒，无不醉。只有副总领卢俊义，回房安息，晚上作了一场恶梦：一百零八名兄弟，都为投降被斩。一觉醒来，看到纸窗外面，天色大白，方知是梦。脊梁上冷汗淋漓，兀自粘贴着寝衣。自己在枕上呆了一晌。忽然转念道：我玉麒麟卢俊义，生有地，死有方，管他甚好梦恶梦！我为贪官污吏逼上梁山，已经是捡到的一条命，现在活着的日子，都是众家哥弟所赐，纵然有梦中这一日，大家死在一处，也落个痛快。想到这里，也就把梦事放到一边。

这时，勇将虎聚，战士云屯，好生旺盛。宋江逐日邀着卢俊义与吴用、公孙胜二位军师，处理大事。一连忙了多日，这日下午，宋江吃过几碗午酒，邀着卢俊义在东边屋内坐地，闲谈胸襟。放眼看到窗子外边，几株高大杨柳，已是嫩叶垂金，柔条拂翠。宋江手抚鬚，沉吟若有所思。卢俊义问道：“兄长想着甚的？”宋江道：“贤弟，你看，现在春光三月，正是江南好景时节，愚兄往年受困江州，去是炎夏，别是残冬，恰是把这一截春光错过。想着有个机会，再到江州游玩一番也好。”卢俊义道：“兄长切莫提到江南，兄弟在大名时，便听说睦州地面，有一个方腊，已有人几十万，声威颇壮。便是山寨恁地兴旺，也及不得他。现在吴中百姓，疯狂也似，都随了方腊要诛戮应奉朱勔，请朝廷免除花石纲。大江以南，一片杀气。今年哪有好景可观！”宋江道：“我也留心这事，不过方腊虽有十几万人，却是乌合之众，枪刀剑戟，一切兵刃都无，作得甚事？他所以有这多人，一来江

南官府腐败，民不聊生，有人登高一呼，人民自会响应。二来朱勔那厮，朝里有蔡京父子撑腰，在苏杭一带，无恶不作。他探得民家有一花一石，可以赏玩的，便将一纸黄封条贴了，道是进贡之物，兀谁要损坏一点，便是死罪。到了起运时拆墙拆屋，任意毁坏。应奉局里那些衙役，都狼虎也似。只要打听得哪里有一点花石，那怕在万丈深渊，也要百姓探取出来。为了花石纲，吴中富户，个个破家，穷人个个送命，有人带头反抗，百姓怎地不跟他走？有道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方腊有了这样可为的时势，却不省得秣马砺兵，扫除君侧，只顾虚张声势，窃号自尊。一旦赵官家派了官军去剿办他时，看他怎地？终不成驱着徒手百姓去厮杀？”正说时，吴用由屏风后转了出来，笑道：“兄长所言，我已听了多时，方腊志大才疏，可惜失了使用这十几万百姓的机会。”宋江益发让吴用坐地，商谈此事。因道：“假使朝廷早日招安我们弟兄，不要朝廷多加一矢，也可把方腊那厮收服了。”卢俊义笑道：“提到招安，小可便想起一事，日前曾得到一梦，未知是凶是吉？”因把那场梦境说了。吴用先哈哈笑道：“员外一个名盖河朔十郡的豪杰，直恁相信梦话？”宋江作色说：“学究，这虽是梦境，却也由心造。我兄弟聚义这山寨，终日说着除暴安良，你想东京蔡京、高俅这班奸党，他每人都长了两耳，怎地不切齿恨着我们。他们真要来招安时，我们倒也要提防一二。”吴用起身拱手道：“兄长言之极是。小可正有一言奉告二位哥哥，只因山寨攻破大名府之后，一打东平，两打东昌，我们军马只是在东京东北角里兜转。朝廷纵然装着痴聋，附近州郡官员，须自提防首级，怎地不走蔡京、高俅门路，摆弄我们？小可之见，须差得力弟兄混入东京，探听朝廷有何计划。”宋江道：“军师有意思，便可差戴宗兄弟走一遭。”吴用道：“若论传达军情，朝发夕至，自是戴宗兄弟长处。只是此番到东京去观察情形，非是人马调动，或者官家有何大典民间可以得见。我们是要探得蔡党有

甚诡图，朝廷有甚摆布，便好从中定下应付之策。此非能与冠盖往还之人不足当此重任。几个熟悉东京情形的兄弟，林冲、杨志等人都去不得，须提防露了破绽，须是小可自走一遭。”宋江沉吟道：“军师是全寨司命，须是离不得，待明早忠义堂聚议，再作计较如何？”当时三人把话暂作个了断。

次日天明，几声鼓响，各头领齐到忠义堂上聚会。宋江升了首座，便向大家道：“蒙各兄弟齐心努力，现今山寨兵精粮足，十分旺盛。只是现在朝廷奸党专政，正人义士，散在草莽，却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拨云见日，得受招安？有道是安不忘危，又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现须派一位可以上识公卿，旁通百家的兄弟，前去东京探听朝廷动静。不知各位兄弟，那位自认可以胜任前去？”五虎将中的关胜，起身拱手说：“启禀兄长，小弟正有此意，未曾道出。曾与宣赞兄弟私议，我们应当探听东京消息，好作处置。宣兄弟当过郡马，朝廷人物他自认识的多，只是他这副面目，却去不得。”宋江回头看着丑郡马宣赞。他在次一排座位上起立道：“弟此际虽不能前去，却保荐一人，可以胜任。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人物器宇轩昂，胸襟洒落，足可和东京缙绅人物往还。他虽名震南北，东京却没甚人认得他。”宋江手摸髭须，向东座的柴进微笑。柴进等宣赞坐下，便起立答道：“若是兄长差弟前去，弟当效微劳，只是东京缙绅这条道路，小弟却生疏得紧。”吴用笑道：“这却值不得介意。当今东京城里，宫里有童贯，宫外有蔡京，八字大开着门，由四面八方的人去进献贿赂。这两人以下，又都是爱钱的，山寨里现放着金珠锦绣，听凭柴家兄弟使用。怕有甚路子走不通？”宣赞又道：“小弟自知东京各官吏家里舞弊勾当。可以开一清单，柴兄去时，请柴兄带着备用。”宋江回顾吴用道：“可请军师差遣。”吴用便发令道：“差柴进兄弟，扮着河北财主模样，只道由吴中新回来的，要在东京找着门径，谋个官做。恁地说时，他人就不疑心了。另派浪子燕青，扮着兄弟，

自可在东京与些浮浪子弟来往；这般人极易和王孙公子亲近，厮混得熟了，便可出入公侯将相之门。另差鼓上蚤时迁、白日鼠白胜，扮了小厮模样，见机四处打听消息。再差张横、张顺、花荣、石秀暗地保护。预备两太平车子金珠，四太平车子锦绣珍玩，在东京使用。吩咐已毕，又差戴宗来往着接应。一行人等，定于明日陆续下山。

当日忠义堂上，大摆酒宴，为柴进等饯行。席间，曾在东京久住过的弟兄，如林冲、徐宁、宣赞等，又把那里人情风俗说了，柴进、燕青都一一记下了。次日巳牌时分，柴进、燕青扮着富人模样，时迁、白胜扮着两个仆人，先行下山，宋江、卢俊义两位总头领，直送到金沙滩上。卢俊义看燕青时，头戴瓦字头巾，身穿白绿绣花绸衫，腰系紫色玉带，足穿红锦薄底便履。头巾上加着紫绸风披，肩上斜背了一柄绿鱼皮纹剑匣，匣外露出青铜剑柄，柄上垂下五色穗子，临风飘荡。身边有一骑金顶白马，已备好了鞍韂。便向他笑道：“小乙哥，你这副人物，到了东京去，怕不是游侠班头、王孙领袖，自不会露出破绽。只怕你在东京厮混得熟了，三瓦两舍，有甚仁义朋友；万一酒前酒后说出甚肺腑话，让人报到当官，你自己性命，且休提，误了山寨大事，愚兄也耽个血海干系。”燕青躬身唱喏，连道省得。宋江执着柴进的手，也郑重叮嘱了几句。四人在沙滩上拜别，渡过河去，各骑上马匹，顺着大道，直奔东京。

这已是暮春天气，驿道上杨柳垂了绿色长条，日光里面，随风飞着似有如无的柳花影子。大道两面的麦田，都长有七八寸长的麦苗，正是平芜一碧，直接青靄。这日午牌，将近东京，驿道越发的宽了，马也显着高兴，拨开蹄子，向前飞奔。柴进一马在前，见迎面二三十颗高大柳树，簇拥着一个驿站，在柳树下面，夹着几树野桃花，在人家院墙里伸出。便有两处酒望子，将长竹竿挑了，在屋脊上飘了出来。柴进回头向燕青说：“小乙哥，我